



2013 年科幻文学：

2013 中国科幻巡礼

□吴 岩

2013 年,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和出版正在逐渐展现出勃勃的生命力。

在长篇小说领域,我首先推荐青年作家陈楸帆的小说《荒潮》。故事从电子垃圾这个全球化问题入手,探讨了东西方在后冷战时代的全新关系。但跟此前作者的一些作品明显的概念先行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刻意强调了科幻小说的故事性,他把小说的场景放在自己家乡的广东农村,同时,把主人公设置为自己熟悉的村干部、农民工、电脑工作者和外籍大公司职员。恰恰是这种创作中对生活的贴近和对现实滋养的吸取,使整个小说明显地地位更高且门槛更低。《荒潮》获得第四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著名作家韩松的《高铁》,普遍被认为是他的高速交通三部曲中最出色的一部。小说的思想内含仍然指向中国当前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但故事和人物的安排更加具有完整性,表现也更加艺术化。在悬疑领域颇有名气的作者蛇从草,以小说《异海》打入科幻界并展示出不凡的实力。这是一篇标准的神秘世界探索型科幻小说,故事针对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神秘现象,丝丝入扣地展现了人类跟未知现象之间交往的全新过程。这篇小说将中国的神秘探索型科幻故事的水平大大提升,非常值得肯定。第四届全球华语星云奖最有争议的,应该是前女排名将赵蕊蕊的长篇小说《彩羽侠》。对这篇小说的评选,即便是评委会内部也存在强烈争议。这其中争议的焦点是,作品的质量是否不高?作品是否属于科幻文学?有关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援引票选章程作为回答,在章程中明确规定,票选前两名入围最终决选。而赵蕊蕊的粉丝,确实给了她大力的支持。对于小说是否属于科幻小说,我个人的观点是它恰恰是介于科幻和奇幻之间的作品。小说在开始就说,整个故事发生在银河系中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生命的星球上。这一星球的种族能够穿越星际,帮落后的文明种族发展。故事中还有基因改造、时空大门等高技术的设置,阅读时很难不把它当成科幻小说。如果其中提到所谓神和魔法,看成是一独特星球上发展起来的特殊生命形式和他们身上的特殊本能,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其实,在西方,科幻与魔幻结合的作品也变得越来越多,像罗杰·泽拉兹尼的《科魔大战》,就是宇宙中并存着科学王国和魔法王国的设定。在儿童和青少年科幻领域,近年来长篇科幻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今年的星云奖授予杨鹏,应该是众望所归。杨鹏把校园小说的基本理念跟科幻小说相互融合,大力探索了中国风味的校园科幻系列,成了这个领域中的排头兵,这点很值得赞赏。

中篇小说方面,程婧波的中篇小说《开膛手在风之皮尔

当前,文学文体划分比较混乱,在各种文学史及文学理论教材中,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在各种文学选本中,对文体划分都不尽一致。在这里,笔者慎重提出:传记文学应当从散文中分离出来,与纯散文、报告文学并列,成为独立的文学文体。由此,文学文体亦应分为七大类:即诗歌、散文、小说三种纯文学文体;由文学与表演艺术结合产生的戏剧文学文体(即戏剧剧本);由文学与历史结合而形成的传记文学文体;由文学与新闻结合而产生的报告文学文体;由文学与美术、音乐、舞蹈、建筑及表演艺术及新兴的影视科技结合产生的影视文学文体(即电影电视剧本)。

对文学文体的划分,古今中外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结果,各式各样的类别。但大体说来,对文学文体的分类,20 世纪初叶以前,主要有三种:即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中国古代的二分法,是把文学表述的作品分为韵文与散文,凡是押韵并表比较讲求韵律的,都称为韵文;而把不分行押韵的文章都叫做散文。汉魏六朝以后,文学意识日益增强,作家们把文学性的散文逐渐同历史、哲学等非文学著作区别开来,划分开来,强调散文的文学性、情感性和形象性。西方古代运用的是三分法,按文学作品的性质和表现方法,将文学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三类。四分法则是在小说、戏剧兴起后,将二分法与三分法综合起来,把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应该说,四分法既吸收了中国古代二分法的优点,又借鉴了西方古代三分法的长处,并考虑了小说这个新兴文体的地位,将文学作品的表达内涵、表现手法、语言运用与外在形态等方面的特征都结合起来了,是比较科学,也适合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得到大家公认。

但是,文学文体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它的分类也在不断深化、变化、发展。20 世纪以来,电影电视迅速发展,为其写作、供其拍摄使用的影视文学剧本也应运而生,且逐渐蔚为大观,并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手段,于是,影视文学逐渐成为文化界共同承认的一种文体。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运用文学手法和文学语言报道生活中的新人新事的报告文学文体迅速崛起,愈来愈繁荣,逐渐成为大众的首肯,遂从散文中剥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文体。但是,古以有之的传记文学,其独立文体地位却至今未得到文学界的公认。现在,不少文学史、文学理论教材,乃至各种评奖(如鲁迅文学奖)和多种文学选本(如《新文学大系》)或者是根本不提传记文学,或者是把它列入报告文学(甚至列入回忆录),我觉得,这是欠科学合理的。我觉得,传记文学也应该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其理

城》,是一个相当优美且具有新世界建构性的科幻作品。而小说中引入的经济学,改变了以硬科学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的科幻状况。获得第一届蝌蚪五线谱科幻大赛一等奖、由马季撰写的《太阳花》,讲述了人类如何战胜癌症,走向健康的小步骤,却读起来跌宕起伏。作者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感和对医院生活细节的展现,是近年来新作者中少见的。虽然在情节上还可以做更多处理和推高,在人物塑造上还可更加深化,但刚刚进入科幻领域就能写到这种水平,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由于篇幅有限和版权限制,我们不能入选《太阳花》,这是一个遗憾。期待作者能在未来继续创作出新的作品供我们的系列使用。

在短篇小说方面,新老作者表现出均衡的实力。像北星的小说《启蒙时代的神话》,轻松愉快,读来诙谐幽默。星河的小说扎实地围绕当代校园展开,虽然故事保持着作者对科学硬度的强烈追求,但不可否认他在校园小说方面尝试已经相当成熟。飞氲继续以他不紧不慢的步伐推出自己风格独特的作品。我感觉飞氲的小说起点很高,阅读的门槛也比较高,在未来,能否获得更广泛的读者还有待观察。新作者中我特别喜欢张冉。他的小说《以太》展现了在高科技与低技术的对抗和信息权力与个体自由的常见主题中,恶托帮题材中包含着自己的发展。获得蝌蚪五线谱二等奖且未被收入本选集、由萧何创作的《地心囚笼》是一部出色的硬科幻,小说中粒子物理实验促发的微黑洞给地球造成的危机,写得绘声绘色,非常抓人。而胖子创作的《伊卡洛斯的翅膀》在我看来就是一部科学哲学小说。两个第一次进入创作领域的新作者在比赛中获奖,其创作成就值得赞叹。还有一位必须提及的新作者,那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淼。他一年前刚刚踏入科幻领域,已经创作了 200 篇作品。本选集收入了其中 3 个短篇,让读者领略一下以诗歌和天体物理学为幻想对象的作者的科幻风味。

一年来,国内科幻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在取大扎实的稳步的成果。继 2011 年第二届“青年评论家”会议专门探讨了韩松的创作之后,今年与科幻相关的会议继续在文学领域中升温。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想象力”研讨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刘慈欣和我做了简单发言,而下午的科幻专场讨论,星河、飞氲等都有发言,而参与讨论的还包括汪晖、孟繁华、解玺璋等文学理论界的重量级学者。在刚刚结束的星云奖论坛上,杨鹏、韩松、刘兴诗、江晓原、刘兵等 10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作家、学者纷纷发言,从多个领域对科幻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传记文学应该成为独立文学文体

□郭久麟

由如下：

首先,传记文学历史悠久。两汉时期,中国传记文学就已经诞生。司马迁《史记》中的大量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却非常讲究文学的构思和立意(如廉蔺列传、屈原列传),讲究文学的人物描写和刻画(如项羽本纪对项羽的刻画),讲究文学语言的运用和文学氛围的渲染(如荆柯刺秦对悲剧气氛的渲染),取得了高度的文学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比西方最早的传记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早 100 多年,且博大精深、结构完美、人物众多、个性鲜明、感情充沛、文采煊然,其中的许多传记作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传记文学佳作。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揭示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高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以后,班固撰写了《汉书》,陈寿写出了《三国志》,范曄创作了《后汉书》。以上 4 部史书合称“前四史”,其中大量传记文学作品代表着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汉魏以降,各朝各代的断代史中的人物传记因受皇权制约,作者的个性减弱,传记的文学性式微,逐渐失去传记文学的特点,反而是民间的一些作家却运用文学的手法写出了大量文学性、情感性较强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方山子传》《徐霞客传》《影梅庵忆语》《李姬传》《浮生日记》等。而在清末,王韬、梁启超、蔡元培、张炳麟等人的传记文学作品,尤其是启超以《陶庵梦忆》传》《李鸿章传》等传记文学作品,完成了从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文学的嬗变。“五四”以后,胡适、胡沫若、郁达夫、沈从文、朱东润、张默生等传承《史记》为什么代作的传记文学传统,吸取西方传记文学的优点,倡导并创作了大量优秀传记文学作品,把中国传记文学提升到新的阶段和水平。

其次,传记文学在当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展现出巨大的发展势头和潜力。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记文学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展现出兴盛繁荣的局面,对读者和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第一,传记作家的大量涌现和传记作品的大量出版,这些年,传记文学作品发表和出版的规模 and 数量几乎与长篇小说接近,超过了其他文学文体;据初步统计,仅 1984 年至 1990 年,我国内地出版的人物传记就多达 3700 多部,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人物

发表了看法。

为了集中展现中国科幻研究的整体面貌,今年 3 月,我与加拿大科幻学者维罗妮卡·霍灵格尔共同在美国《科幻研究》杂志推出的“中国科幻专号”,收集了 10 位作家学者对中国科幻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出生于内地的研究者宋明炜、贾立元、姜倩、杨薇等贡献了他们的文章。韩松和刘慈欣这两位内地当前最具有实力的作家,也欣然同意这个专刊撰稿,使整个刊物呈现出多彩的面貌。

中国科幻界与国际科幻界的交流也不仅仅限于书本上的专刊专号。最近一两年来,刘慈欣和韩松分别到英国参加科幻活动。我则在 7 月参加了日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此后,陈楸帆应邀到北欧参加科幻活动。而应邀来华进行科幻巡回讲演的外国作家,今年当推加拿大籍作家罗伯特·索耶。他在上海图书展览和北京中国科技馆的两场讲座,吸引了大量科幻迷和普通读者的围观。索耶对科技和发展的乐观心态,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小说创作之外,更多科幻产业的勃兴,可能是当前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全新境况。从去年郭敬明领导的最世文化签约科幻作家之后,今年国内两大科幻奖奖项星云奖和银河奖已经形成竞争的鼎力局面。11 月,中国科技新闻学会跟四川省科协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科幻产业论坛。论坛邀请了中国科协、安徽省科协、清华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多个组织、高校、企业的专家、学者、作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科幻产业的概念、现状、案例、未来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报告。厉无畏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科幻文化产业》中认为,科幻产业能推动科技文化的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一种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世界上最大的科幻市场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潜在产品消费者。但中国科幻产业的成熟度很低,处于萌芽期或幼稚期。产业链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联结。在国家的层面上,还缺乏对这一产业的战略认知和顶层设计。当前必须抓紧重构产业链,建立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科协王春法在《关于科幻产业的思考》讲演中认为,科幻产业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加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科技经济的融合,促进公益和政策研究,他建议高校开设科幻选修课。除此之外,王语堂、张之路、曹天元、王勇、姚海华、刘明辉、彭扬和我,从影视、动漫、游戏、出版、创意教育与咨询等方面,分别分析了科幻创意产业的潜能、问题和发展方向。据悉,四川省科协将就就此创建第一个中国科幻产业园。

传记更以每年超千种的速度递增,而主要发表传记作品的《人物》《中华儿女》《名人传记》《传记文学》《中国传记文学》等刊物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见《传记文学:当代中国热读》——《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 年 6 期)。而且,传记文学创作的质量大大提高,高水平的传记文学精品不断涌现。第二,传记文学的评论、理论研究和传记文学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专家,如韩兆琦、杨正润、李祥年、陈兰村、赵白生、朱文华、张新科、俞樟华、郭久麟、全展、王成军、朱旭晨等。第三,传记文学的创作研究组织: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第四,传记文学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灿烂的前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写作传记和自传的人会越来越多,阅读传记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传记文学将越来越兴旺发达,成为各类文学体裁中的大家族,成为文学的主流文体。陈建功认为,传记文学已进入“黄金时代”,“传记文学正充分显示着他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其他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见《憧憬传记的黄金时代》——《文艺报》2000 年 9 月 19 日);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预测:“传记文学可能成为 21 世纪标志性文体。”(见赵白生:《传记文学怎样才能成为新世代的标志性文体》)南京大学博导傅正润在其《现代传记文学》中乐观地预言:“今天传记已成为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可以预言 21 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因此,更需要给它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以促使其更快更好的发展。

把有两千多年传统而且在当代越来越兴旺发达的、以文学手法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或现实的真实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列入散文甚至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报告文学文体之中,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不合适的。比如,中国作家协会提出并已经组织 100 多位作家写作 100 多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文学著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写的是传记文学,难道以后,能归入散文或报告文学文体吗?评奖的时候还是写出报告文学作品(因为现在的鲁迅文学奖没有设传记文学奖)来评奖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传记文学应该成为独立文学文体。

文学批评本应是一场道路艰险、考验重重的精神抉择、道德历险,然而,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现在的批评界是“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试想如此的批评生态,批评伦理,要出现高水准的批评岂不是难以想象,批评阵地的沦陷岂不是难以违抗。

不可否认,以上文学批评之“病”,确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着文学批评。然而深思一下,这诸种“病根”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学者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使命认识不清,文学批评主体的自我责任意识不强。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目的,也理应是文学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的使命,正在于挖掘作品中“能使人变得高尚坚强”的“美好圣洁”的精神和情感,它应该坚守引导人们求真、向善、趋美的力量。用眼下时尚的话说,就是文学批评应该传播“正能量”。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正确的批评信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数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正是以他们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推动着文学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项极有难度、极为复杂的工作,批评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刻的感受、对艺术热烈的爱、聪明的才智、公正无私的态度,更要有肩负传播真理与善良的使命。他说,“他(批评家)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人们对被否定的错误习见以为是怪,法官的错误却要受到双重嘲笑的责罚……”法庭上法官的责任就是文学界批评家的责任,法官的错误或许并不仅仅是受到双重的嘲笑,而批评家的判决却常常也会断送一部伟大的作品,抑或是一个伟大的创作天才。别林斯基的批评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他一以贯之的观念中,批评家要尽自己的力量,热爱真理和善良,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因此,如果说文学创作可以是诗性的、含蓄的,文学批评则必须有明确的价值担当和使命意识;如果说普通的读者可以仅仅快乐于曲折的故事情节,陶醉于流畅优美的文字,一个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家却必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义务对广大读者的思想和精神进行引导。始终在文学中追寻真理和善良,始终把批评作为“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别尔嘉耶夫对别林斯基的评价),始终把俄国文学视为“我的生命和我的血”,这就是别林斯基所坚守的批评信念。这些理念深深影响并成就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作家,也使当时的俄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道绚丽风景。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这里,恩格斯所谓的“史学观点”,不仅指的是要如实反映历史的客观真实面貌,更是要求作品要反映历史进程中的进步要素。因此,是否具有推动人类进步的正义力量就成为进行文学批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究其实质,这里的“政治标准”也并非只是狭隘意义上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是在强调文学批评应该能准确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并且要“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从以上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一般意义上奉文学作为“生命和血”,还是把“史学观点”、“政治标准”作为最高的批评原则,其本质都渗透着浓厚的使命意识和价值担当,都有着明确的对美好人性的深刻追问与对人类进步的终极关怀,正是这些恒定的价值理念和善善恶恶观,成全了它们作为进步的批评理论的根本原因,因而可以代代流传。

当文学创作只为消费、市场和利益存在的时候,我们真切地呼唤热爱真理和善良、能够反映历史进步、具有使命意识和价值担当的文学批评。惟有如此,无聊之争才可以停止,批评的“正能量”才能获得最佳、最充分的释放,文学生态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文学也才能最终使人变得高尚和坚强。

英国文学家阿诺德曾说:“只有当文明有助于教化,因而也有助于善——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人类生存的惟一目的——的时候,文明才是有价值的。”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无疑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批评对于文学“正能量”的传播和宣扬,并不意味着要回避描写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实际上,对美的称赞,是为了激起人们向善的动力,对丑的揭露,是为了警醒人们摒弃邪恶的私念,它们构成文学批评两条并行不悖的铁轨,共同承载着传播“正能量”这班列车。另外,文学批评要传播“正能量”,也不会给批评活动套上枷锁。一个批评家可以对同一部作品表达一千种看法,不管是“经学家看见《易》”,“才子看见缠绵”,“道学家看见淫”,还是鲁迅看见“爱和死亡”,“百家争鸣”式的批评本身恰恰就是要在这种种解读与比较中,使正能量得以彰显的有效途径。

文学批评所要做的,就是在多元的价值形态中坚守核心的道德理念、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从情感和精神上给人们做出引导和改变,给人希望和力量,给人激情和崇高,给人完整和纯粹,给人优雅和美丽……批评家应该承担起人类精神导师的重任,他有责任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什么是好的审美追求,什么是粗俗的感官快乐,什么是值得鼓励的人生追求,什么是需要警惕的精神堕落。这不仅是社会对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要求,也是文学批评工作者永恒的职业使命。

(上接第 1 版)作为国交客座指挥,我很幸福参加了这次活动。艺术就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不分门类,都应该走到群众中去。”

“这样的文化进万家活动,不仅是文化惠民利民,也加强了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能让艺术家们‘接地气’,让我们的艺术更鲜活,更有根基,更有生命力!”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有人问 2013 年在全国演出市场表现低迷的情况下,国交为什么依然创造出好成绩,我回答说就是因为我们在面向观众,心中装着观众!”

种文化:送上精彩文化年货 播下最好文化种子

1 月 5 日至 6 日,中央民族乐团慰问演出的队伍来到甘肃天水 and 陕西安康等地,为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人们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年货。二胡、笙、琵琶、笛、唢呐等民族乐器表演,充分展示了民族音乐特色。不少观众一边拿起手机拍照、录像,一边呼喊“再来一个”,演员们情不自禁走下台来与大家合唱互动。

把最好的文化种子播种下去,精心培育,让它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国家艺术团自 2011 年起全面建立基层联系点制度,通过送戏下乡、

艺术培训、组建当地艺术团队以及体验生活、开展创作等形式,定点帮扶各基层联系点。

——国家京剧院将黑龙江森工总局迎春林业局林场和山东烟台鲁东京剧文促会作为基层联系点;

——中国国家话剧院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建立基层联系点,与当地的两个剧团长期合作,援助演出器材、对演职人员进行培训,还举办朗诵会和主题晚会等活动;

——中国歌剧舞剧院在甘肃省天水师范学院建立基层联系点,他们把建立基层联系点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打造出让符合基层联系点建设原则要求,又对剧院发展有帮助的特色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和农村文化骨干培训基地;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共同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蓉中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积极开展新农村文化艺术培训等合作项目;

——中国交响乐团在重庆市南岸区北斗村建立基层联系点,除了开展慰问演出、创作写生、儿童音乐教育等活动,还帮助当地组建了农民交响乐团,组织优秀艺术家常年开展业务培训,并

邀请乐团到山东参加国交的音乐会演出;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走基层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与武汉音乐学院合作开办了社会实践基地,在北京市长阳乡福满村建立了舞美创作基地;

——中央歌剧院连续两年推出“年度歌剧公免费开放日”活动,免费为万名首都观众演出约翰·施特劳斯的著名喜歌剧《蝙蝠》和中国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还在辽宁省东港市桃源村建立基层联系点;

——中央芭蕾舞团在海南省海口市和琼海市建立基层联系点,连续多年为当地观众免费演出《红色娘子军》,还在海南建立艺术培训中心,推动当地艺术发展;

——中央民族乐团与贵州黔东南州基层联系点紧密合作,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编创的苗侗歌曲联唱《这山唱那山》在文化部直属院团展演中获得了良好反响,院团职工还自发开展为苗侗苗寨贫困学生献爱心的活动。

国家艺术院团就像新春田野上的播种机,把文化与梦想种进了千家万户。重庆迎龙北斗村农民管乐队,是中国交响乐团于 2010 年 6 月应当地村民要求帮助组建成立的。在演奏家们的耐心

辅导下,队员们刻苦练习水平迅速提高,成员扩大到 30 多名。“刚开始一吹,老婆说像驴叫;现在一吹,他们都爱听。”队员周永淑说,“原来没事就打麻将,现在很少打了。我们都没啥文化,五线谱都不懂,为了学习曲目很努力,我是炒菜也背,走路也背,甚至上厕所都在默背。”被邀请与乐团同台演出之后,村支书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今天能上国家乐团的舞台演出,我们农民乐队的梦就实现了。”

共追梦:让群众参与其中、感受其中、乐在其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京市的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两节期间,北京计划陆续举办惠民文化演出、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广播电视综艺晚会、展览展示 5 个大类 419 项活动,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让群众参与其中、感受其中、乐在其中。各项惠民文化活动中以“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坚持开放包容,普通群众都有机会欣赏或者参与进来,特别是区县组织的活动,为群众歌唱自己的生活搭建了广阔舞台,群众成为活动的主角。北京市文联计划于“两节”连续推出 7 轮“迎新春、写春

联、送祝福”活动,还将组织首都文艺志愿者“送欢乐、下基层”文艺演出活动,他们将走遍 16 个区县,深入到社区、学校、武警部队,送去节日问候。

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人人戏剧——点亮精彩”朝阳区儿童戏剧展演季 1 月 12 日在朝阳区垡头地区文化中心启动。此次公益展演将历时四个月,近千名儿童参演。每场演出中不仅安排了儿童剧、儿童情景剧等表演形式,还穿插了舞蹈和表演唱等节目,以综合展现孩子们的精彩才艺。孩子们兴奋的表情和自信的眼神告诉我们,戏剧点燃了他们的想象力。

1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赴北京大兴区少年宫、SOS 儿童村、寿山福海国际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了三场新春慰问演出。SOS 儿童村 11 岁男孩耿大宝最喜欢乐器演奏家张克诚带来的萨克斯独奏节目,他兴奋而羞涩地说着自己的梦想:“我会吹口琴,将来我也想学这个乐器,我希望大哥哥大姐们经常来我们这里演出。”在养老服务中,老人们表达自己的期盼:“我们有些同志身体不好了,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去剧场观看你们的演出,真心期盼你们年轻人能够常常来看望我们。”

文学批评需要传播『正能量』

□季小贝